

目前書寫的《走河》共成三十餘篇，從恆河出海口開始，沿河上溯，記敘到恆河在喜馬拉雅脈麓上四千兩百多公尺的冰穴源頭為止，主要劃分三個部分：「下游」、「中游」、「上游」的呈現。作品簡介和選篇內容摘要如下：

## 壹、【河下游】：

從恆河出海口起，沿河上溯至曾為印度首度的加爾各答，企圖在現代城市，藉著一些細小的事物和現象，捕捉廣大印度的多元面貌，根深蒂固的慣習，搜索黑暗，也尋覓光；再往上溯到河畔聖地，接著開啟百公里荒野徒步，將近到世界上最大的洪積三角洲的頂點。

### 之一〈大河出海〉

河下游。恆河愈來愈形成密佈的蛛網，切碎平原成一畦畦的水塘，稻田，和沙洲。在加爾各答南方，約一百十公里處，乘船渡河，跳上大島，又在島上南行三十公里，陸地的盡頭，沙灘廣闊綿延，海浪像戰馬般排沓洶湧而來。

海風不斷吹打我尋覓的眼。這裏，就是盡頭了嗎？怎麼見不到河口在哪？

季風雨不定時傾瀉而下。島上一天僅供電三小時，我寄住臨海附近的僧院，時常坐在沙灘上，靜觀雲海傾聽浪潮，並看著穿著五顏六色紗麗的女人撩起裙襬，光著屁股就地便溺。她們隨風翻起的紗麗，宛如好幾隻美麗悠游的八爪章魚舞動張揚。

而這裏是——恆河的出海口，名為 Ganga Sagar。

## 貳、【河中游】

在恆河貫穿的比哈爾邦，是佛陀留下最多足跡的地方，卻是印度最貧困的地方。在此，我離開恆河畔，轉往那些早已不復存在的佛國之路，來到當年佛陀悟道的菩提迦耶。

休息整裝後。重新回到河畔，在北方邦的古老聖城瓦拉納西。看著人們的生活，如何緊密地和這條母親河依存。河畔天天上演各種的生老病死，彷彿不時為我示現生命的本質。

### 之二十〈走進菩提迦耶〉

雨不停地下著。刷下我身上的泥濘。尼連禪河已變成一面波瀾四起的汪洋，拖著泥，挾著沙，沸沸滾滾地奔流著。

終於——在天黑前，我走進了菩提迦耶。雨依然在下著，祇是不那麼大了而已。我沿著路，右轉，穿過空蕩蕩的街區，左轉，完全無需指引，就直接無誤走到大覺寺的門前。

寺院內不見其他人影。我脫了靴子，光著腳丫，開始沿著院邊四方的轉經道，不停地繞轉起來。我不知道為甚麼而轉，也不知道自己轉到第幾圈時，也許積累太多的疲憊吧，眼淚不禁就撲簌簌落下來了。

但也許，並不是淚，祇是雨罷了。我不想讓誰看見我臉上的雨水，狼狽不堪的模樣。直到雨停，我才停止轉經，靜靜步出寺院外。

## 之二十二〈瓦拉納西的恆河〉

恆河到了瓦拉納西，罕見的由南向北流，使得這座數千年的古城顯得更為殊聖。就在此方河畔，同一條大河上，無分上下，從生到死盡諸眼前，信徒為嬰孩舉辦新生禮，屆齡的學童舉辦再生禮，還有婚禮，葬禮等。

從早到晚，河畔四處常是沐浴的人潮。河畔的火葬場晝夜不停地焚屍。河階上不時有人或牲畜便溺，間或擣衣，野狗啃屍，而下游沐浴的信徒，依然面色不改地，掬起混濁的「聖水」，仰面飲下。

根據印度教信仰，以恆河水沐浴，即可洗淨罪愆，若把骨灰撒入此地河中，便可早一步解脫輪迴。

因此這裏匯聚了你儘可能想像得到各式各樣的人：婆羅門，苦行僧，乞丐，弄蛇人，垂死的人，朝聖者，觀光客，商販，騙子等等。眾生彷彿都混合在一起，無有你我。

## 參、【河上游】

在恆河與雅穆納河的交會處，我選擇沿著雅穆納河行進，去泰姬瑪哈陵，偶然到了另一座古聖城：瑪度拉。接著從德里，意外去了達蘭莎拉，記下這一路的觀看和思索。最後又回到恆河畔，從恆河始入平原的地方，一路往上追尋喜馬拉雅山脈上冰川源頭。

## 之三十二〈大河盡頭〉

天愈冷，我的身體卻愈熱。白霧乘風的走勢變化莫測。我像是一把鑿冰的鎚子。

天又落起了雨和冰雹。在土石流間上下攀爬時，我突然聽見一聲大喊：「不怕」。我抬起頭，望探四周。也許是自言自語的回聲吧?!

我不確定自己在哪，也看不見河道，邊摸索，邊找路，也不知道前方到底有沒有路，但為甚麼——不怕。走著想著喘著，也分不清到底是體力驟降或高原反應，眼前祇是糊成了一片水澤。原來——「出不來」也是我的選項之一，又覺得自己就只剩這條路了。

我哭，因為知道了自己，也因為曉得了費盡那麼多氣力與時間，所尋找的目標，抵達的終點，其實不過祇是許多生命的初始，和起點。